

乾隆侠义传

(下)

QIANLONG XIAYI ZHUAN

●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●

歷代傳承

清·佚名 编撰

次日用了早膳，即将包裹寄在店中，信步前行。只见街市之上，人如蚁密，各店坊中，百货充盈，倒还公平交易。天子见此太平景象，心中十分欢喜。行了半天，腹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座酒楼，名曰聚升楼，起得十分华美。远望三层酒楼，高有数丈，楼上吹弹歌舞，极其繁华。门外金字写着：包办南北满汉酒席，各色炒买俱全。

I242
592.2

乾隆侠义传

清·佚名 编撰

(下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二十六回 游花园题赠佳人词 闹新房戏谑风流话

却说桂仙吟了四句七绝诗，众人拍掌称赞不已，乃道：“赏三杯广桂仙辞以不胜。无奈，被众人强逼不过，只得一气饮了，频举双箸，在席上夹了一片雪梨，乃念道：

雨打梨花深闺闭。

其后又到瑶仙。瑶仙向诗筒中拔了一签，上写着“飞花醉月”，乃吟道：

飞红上颊点凝脂，花粉香流玉齿时。

醉向琼楼眠榻上，月光斜溜照香肌。

吟罢，大家更加叹赏，说：“此诗真是风流美女所为，正所谓无美不备，练字练句，色色俱工了。先前桂仙是老成之想，今你之诗风采所居，应饮三大盅。”瑶仙更不推辞，一饮而尽。不知不觉，面上现出两朵桃花，拿着象箸向席上夹了一片鸡来，乃念道：

鸡声惊起鸳鸯梦。

众人鼓掌大笑道：“果然鸡声惊起鸳鸯梦了。你是日日心内挂着夫婿，夜夜鸳鸯同梦，真可谓恩爱快乐夫妻也。”瑶仙听了，微笑不言。

以后摇筒向兰仙处。兰仙顺手拔了一签，看是四言两句。头一句是“文采风流”，次句是“才高八斗”。头一首要五言绝句，次首乃随其便，乃要二首俱同一韵，补海底亦要五言一句，七言一句，若无罚处不用赏酒，以补其吟诗之苦。于是兰仙吟道：

文坛壮胆心，采藻助高吟。

风雨惊人句，流露醉上林。

大家听了，都齐声道：“果是才人，声口与众不同，乃是应该拈着。”凤仙道：“看他下一首如何，料必更佳。”兰仙道：“你众人话只管讲，若再吵，我就不吟了。”于是众人不言，他再吟道：

才人广量正堪夸，高吟低斟句似花。

八股文成因尽醉，斗量酌云倚窗纱。

吟罢，轻开玉笋，拈了一片青梅，念道：

梅子青青挂树梢，青梅堪煮酒。

其后摇筒到琼仙处。琼仙道：“我不喜吟诗，免了罢。”众人道：“免不得！在先时言明，今已插了诗筒，来推，无有此理。快点犹可，不然先罚三大碗，以助诗肠。”琼仙无奈，只得拔起一签，上写两个字，乃吟一联为是，补酒底一支新歌调，看那二字，其题曰“喜欢”。于是吟道：

喜醉琼林宴，欢酣合盏杯。

酒底拈了一片雪藕，乃念道：

大藕如舟兮湾碧海，小藕如背兮枕象床。大叶如蓬兮疏风避雨，长

枝似篙兮破浪冲波。玉为骨兮生自在，冰为魂兮水中央。纵使碧玉已

开，遂有银绿难割。

歌罢，饮了三盅。随后风仙接筒，拔出一枝签来，上写“华贵雍容”。乃吟道：

华丽仙娥醉席中，贵纪微露貌溶溶。

雍雍未是身斜倚，容止西来又往东。

说毕饮了三盅，在席上拈了一个桃子来，乃念道：

三月桃花浪。

正说完，忽听得一片笑声里走出三四个垂髫佳人，生得一个个如花似玉，粉腻旨浓，极其艳丽。乃大笑道：“你众人好快乐，不等我们同饮，真是不公了！”桂仙道：“你几个在内不来，大约是见人今夜快乐，流涎已久，想今夕周姑爷与二姑娘不知快活到如何了。你众人亦不久就轮到。”四人听罢，乃啐道：“我四人发誓不嫁，人道修行以终天寿。大约桂姐姐心内发兴，欲与姐夫同乐，把热心照在人身上是真。”说着大家笑了一回。珠儿道：“你四人到此闯席，理宜该罚！如今我三人未拈诗签吟诗，莫若我三人不吟，情愿各罚三大杯，再行起过新令。如何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好！”于是三人饮了，便道：“新到者拈，莺妹与鹃妹同吟一首，莺声圆处鹃声急，七律诗。

玉蟾妹妹与秋荷妹妹各吟一首七绝诗，要关着自己份的，亦不关着玉蟾、秋荷字样。后乃我众人亦共和一首长乐歌，方散。”且听莺妹与鹃妹同吟，其诗曰：

歌声婉转过桥东，惨切悲流血染红。

或向柳梢迎晓日，急从花底怨春风。

飞来阁上呈娇语，愁树檐前诉若衷。

上苑啼时添万寿，五更叫处命难穷。

二人诗罢，一喜一悲，未知尽善，大家亦请他饮了三盅。且听玉蟾吟道：

高树高吟意自豪，不知日暖与风高。

枝头咽过枝枝熟，品格超凡兴自陶。

秋荷吟道：

当时玉貌几天然，不近佳人品似仙。

可惜经秋枝叶尽，明年方得复娇妍。

吟罢，亦各饮三盅。于是众人共和一首“满堂春”，其诗曰：

娇贵从来种月中（桂），常居玉阙与珠官（瑶）。

声香自是堪为首（兰），嫩蕊都因意气浓（琼）。

鬓上无缘依粉黛（凤），髻中有幸伴蟠龙（珠）。

红颜玉貌多添艳，雅度风流视淡容。

众人吟罢，正待举杯共饮，不想圣天子偶赞一声：“好才女，可谓女中学士了！”吓得众人一惊，不知谁在此偷看我们饮乐，好生大胆，即唤丫环上前去看。且说跟圣天子的后生名唤福儿，急上前说：“列位姑娘小姐们，不要惊慌，此位正是周姑爷的干父高天赐老爷。”于是众人大着胆不散，忙唤丫环前来问道：“既是高老爷好听诗，我们妹妹玩笑之句，不堪污耳，想必高老爷定是高才，恳请题几句，俾得我妹妹们学些高见，实为幸甚。”圣天子亦不推辞。丫环递过文房四宝，福儿接手，浓磨香墨，圣天子执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；丫环接了呈上，众小姐、姑娘看其句曰：

尔是个珊瑚玉骨，小小琼英；尔是个杨柳之腰，飘飘楚楚；尔是个笑容之面，蕊蕊羞羞；尔是个龙插着凤凰钗，尔是个蝴蝶擎来翡翠钿，扣住火齐环，穿着琥珀钏，香盈翠袖，莺莺风摆，罗袂飞燕。妆成夜夜

娇，梳就朝朝艳。睡的是象牙床，想的是流苏幔。或则临春之乐，或则长秋之宴。或似秦娥之忆，或如楚妃之欢。或是卷起绿珠帘，摆开青玉砚，拂净金花笺，捧来铜雀砚。吾乃欣欣焉再尽其语曰：其质与金玉而为贵，其礼共冰雪而同清。其神则星日而同精，其貌则花月而并艳。更有纤纤玉指，小小金莲，共成一段风流美女记。

众娇看罢，一齐起身赞曰：“八斗七步之才不过于此！”乃呼杯献茗，便请留名幅上，俾得裱挂闺中，以为女儿生色。且才人笔记，亦当珍重留之。圣天子拈笔抬头，不知写个何款。忽想道：“有了！”提笔写着：“奉签使者。”高天赐上题四字，已隐着奉天承运意思，后来便知。丫环接着呈上小姐们看了，众娇连声赞美。时已四更天气，福儿道：“请高老爷书房打睡。”于是众佳人揖送而入。圣天子亦回至书房，解衣就枕，不觉鸡声彻耳，日已东升。日青夫妻起来，正是：夫妻欢娱嫌夜短，恼恨邻鸡报晓声。二人梳洗已毕，拜过众人，复开怀畅饮。原来此村中娶新妇极其热闹非常，况是富户之人，故一连十余日酒席。是夜，琼筵散后，银烛烧残，一班好事少年出法寻章摘句，计反新娘。那班少年为首的一人是石头太岁，一个是铁嘴莺歌。但题起了新娘，他就十分高兴，纵然主人不请他，他都要千方百计到来拜贺。初时，他便不言语，及至少年反难新娘，他就出起计来，大显神通，玩至无法无天，任你多大的能耐，都不及他的诡计。是夜和少年拥簇而出，一个说：“我有一句夹联，如夹得通，交落下手，坐观成败，如能做得出来，我就低头不反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快出题！”少年道：“是一联七言，不用本题字样，亦要夹着本题意思，对仗俱工，方能准试。”于是出其题道：“夫妇和谐。”首句要切夫妇，次句和谐。就命新妇当堂面试，如有更替者，罚金二百，酒席十天，先此声明。那新娘翻来覆去，半羞半怯，偶然想得，便道头一句曰：唱随共遂三生愿。众人笑道：“果然夫唱妇随。想必是三生有幸，从今夜夜同衾共枕乐鸳鸯。”头一句准了，下一句呢？他又含笑婉转娇声道：欢乐同康百岁歌。众人齐声赞道：“果是女才子！”又一个少年道：“此乃小技耳！你今快走，待我有四句诗词，要他依着意思和吟一首，不得犯着原诗字眼，又要步韵。吟得佳，赏酒三杯，吟得不佳，罚酒十大海碗，如不能饮，依罚如前一样。乃念出一

首七绝道：

席染斑红痛煞娇，上枪下叶战摇摇。

风狂雨骤云初罢，流注郎君把目照。

新娘听罢，更不思索，乃和曰：

席两恩情夜夜娇，上歌下舞意摇摇。

风移芍药羞初罢，流滴春红不忍瞧。

众人听罢，拍案赞道：“果然新人口气，好得风流有致！”一人说：“不然，男子多才，究竟不及女子自居快乐之境，自然是更贴切了。”于是新娘又战胜了一个。石头太岁忍不住道：“我有两个字，请新娘自作出意思，要关着夫妇洞房意思方合。若真是才高句好，我从今不复反人也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这个自然是难题，快说出来！”石头太岁道：“就用公婆二字，要解着字意，单义之中含洞房乐，方准。”于是新人听了，便不假思索，顺口对道：“公者，夫也，夫为公，妻为婆，洞房花烛乐如何？公者分开八字脚，大模大样勾入去。上下痴成共公字。婆者，女也。香衿夜夜不离春，有皮有水便生波，合女成之便作婆。请问列位，此意义解得好否？”众都道：“好才女，我众人不及了！”正在得意之际，忽听得门外人嘈马嘶，喧嚷起来，不知何故，后来尚有奇奇怪怪事情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急脚先锋逢恩得赦 投怀柳燕遇主成亲

话说众人正在得趣，忽听门外人喊马嘶，不知何故。王公急唤众家人快去问来，看他是何处人马到来扰攘。去不多时，家人慌忙报道：“有一班强盗十分厉害，带着十数匹马，刀枪映月，声声要借我银子五千，若不应承，他就矢石齐攻，打入了。请老爷定夺。”王安国道：“五千银子所值甚么？要借便借去，何必定要带人马来！”吩咐家人：“叫他先退，我随后便取出五千两银子与他便了。”

圣天子在旁道：“何必如此怕他，待我出去骂他数言，包管就退了，下日不敢再来！”即抽身出来开了庄门，大叫道：“你众人如此无

礼，夜深引人马行劫人家，是何道理？难道不怕王法么？”众强盗正在得意洋洋，忽见庄门大开，这人出来，如此口气，想必有些胆勇。为首的姓黄名天佑，绰号急脚先锋，次的姓张名国俊，浑名小温侯。二人乃绿林中豪杰，只因一时犯着人命之事，故由松江逃到此地，二人结义为兄弟，黄天佑年方二十七岁，生得满面胡须，两眼灼灼有金光，十分勇猛。那张国俊少黄天佑三岁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抹朱，十分清雅，不似武艺中人。当下在本庄东去一百里有座飞鹅山做大王，二人在此已有数载，因他并不打家劫舍，故此官兵不理。他今见山中粮草不敷，放下山来与王生员借转五千两银子，待时而还。不期遇着高天赐出来，将他来喝问。黄天佑说：“兄弟本事高强，且又有众头目小喽罗来借五千两银子，非是强取，不过因山中粮缺，倘有半个不字，恐怕屋宇俱焚，悔之无及！”圣天子喝道：“你等好好快走也罢，尚敢斗胆在此逞势！”黄天佑也不答应，举刀望头上砍将下来。这边圣天子急拔出佩剑相迎，战至数合，庄内走出一群家丁，并日青上前帮助厮杀。那边张国俊见有人自庄内出来帮手，他又急上前与众人一齐接住，一场大战，杀得天昏地暗，月色无光。少时，日青敌不住国俊，走入庄去了。这里圣天子正手慢眼花，看看有些敌不住，又加国俊相帮，一时间被困在核心，左冲右突不能脱身。

不讲争战危急之事，且说本村柳姓有一个燕姑，年方十八岁，生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诗词歌调，件件精通，且学得浑身武艺，十八般兵器般般娴熟。父名柳春晖，只生此一女，故而任他所学所为，极其痛惜。此女亦幽闲贞静，孝顺双亲，勤习女工。今夜正在闺中与妹妹们下棋，忽听得有厮杀之声，急唤丫环出去问来，立时通报。一时丫环回禀，是村头王秀才家被人夜里打劫。今闻有个亲家与他敌，被困甚急。燕姑闻言，乃禀知父亲道：“咫尺邻居，理宜帮助，女儿愿提刀上马，救他此急。”其父初则阻之，以为女子夜间不可出门，无奈他一定要去，只得吩咐精勇家丁十数人，随他而去。于是燕姑束起垂丝，拔下金钗，提刀上马，一拥出了庄门。娇声滴滴，杀气腾腾，一直上庄头而来，正是：金莲小小穿铜镫，玉臂双双挽宝刀。一队人如飞似跑而来，到了庄前。只见一群强盗把一个人困住，十分危急。燕姑叱咤一声，口舌香气袭人。众人正

在围住得意，忽见马上坐着一个天仙子，带着十个大汉飞走前来，突围而入，便齐声道：“先擒佳人回山，然后再拿此人！”乃移兵与燕姑共战。燕姑娇声喝道：“来贼，通名受斩。”众人把燕姑不看在眼内，乃曰：“不识飞鹅山黄天佑、张国俊么？”圣天子藉此跳出圈子来，回身便杀，看见一员女将，带着众人与贼共战，料必是来帮朕的，趁势杀得小喽兵七零八落。那天佑与国俊初时看那女子不甚要紧，后来见他武艺非常，反有些敌不住，于是天佑奋身举刀向燕姑紧要之处便砍。那国俊又拈着一枝方天戟，向着圣天子胸前便砍。四人战共一堆，看他战得：上打雪花盖顶，下打老树盘根。左打双龙出海，右打猛虎归山。前打将军挂印，后打佳人佩剑。左插花，右插花，金校箭，玉簪钗。一个是至贵之身，能文能武。文可胜人，武能盖众。一个是脂痕透甲，粉幘污绡，恍若浓桃艳李，疆场上赵女秦姬剑戟丛。一个是行如风过，走如飞猿，跳蛇行不及渠；一个是温侯再世降凡间，方天画戟惊神鬼。

且说四人各战有二三十个回合，未分胜负。忽然哈喇一声，天佑早已被燕姑擒了。国俊正在慌张，眼略一慢，手略一松，早被圣天子用起神出鬼没手段，将张国俊拿了。众贼兵将见两个太王都被擒去，无心交战，走的走了，逃的逃了。众家丁并柳家主仆一齐进入王家庄来。自有堂客出来迎接燕姑，不在话下。王家众人把两个强盗捆起，正待送官，且锁住在后园柱上。于是大排筵席，并使人过柳府通知，请柳员外，多谢令媛之能，并请赴席。于是柳家亦有人来，欢宴通宵。次日，王生员正欲把二人解官审过，以正国法。圣天子乃命人带其出来，待我审问一番，然后送官未迟。众家人答应一声，拥黄天佑与张国俊至，黄、张立而不跪。圣天子拍案骂道：“今日被擒，尚敢抗拒不跪！”黄、张二人齐声道：“要杀便杀，要送官就送官，何必多问！”圣天子见他如此义勇，而且相貌魁梧，乃道：“汝二人如果是迫于不得已而落草，不妨实对我说，不但不将你们送官治罪，兼能荐你们去投营，也好讨个出身。”二人见如此看待，只得从头实说出来。天佑问：“请问豪杰贵姓大名？何处人氏？”周日青在旁答道：“此位是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赐，是当今丞相至爱门生。我姓周名日青，是他的干子。自出京以来，不知收尽几

多英雄，除尽几多奸官污吏，路遇不平，必当伸雪。任你文如子建，武若孙吴，俱能答应得通。你二人如去邪归正，即把家乡来历如实说来！”于是黄天佑先道：“某本松江人氏，双亲早丧，留下小人，只学得些武艺，且又家贫，并无生意可做。一日在松江府城过，见一人在街上拿了一个妇人说道：‘她丈夫欠钱，将他抵债，要移他回去作妾。’被我问起情由，方知是冯狗官的公子。因见他生得姿容美好，偶同丈夫上坟祭扫，被他看见，与那人讲话，愿将百金买其妻。那人不肯，妻亦不肯，于是假造契券，讹他银一百两，如过期五银，将妻抵债，任凭作妾。某问他，云是城南人，姓谢名德，贩卖鸡儿为生，故奸人欺他无势力。旁人看见亦不敢作主，被我将他拦街截住，厮打一场。初时意思抢回此妇便罢。后来越打人越多，打得性起，错手将他打死，是以走来此地落草。这个张国俊亦是某家邻村人氏，都因路见不平，打死人命，一同逃至此地。原是望朝廷有用武之际，便当投军归正，今因山中人众渐渐缺粮，故来此庄借转粮银，以图后报，非有反意也。今被擒不杀，反蒙提拔，则感恩不浅。”一席话说得圣天子低头想道：“亦怪不得英雄失志，壮士无颜。”乃开声问王秀才说：“今日将他二人放了如何？”王安国说：“此乃随高翁主张。”圣天子便命日青松了他绑。二人起来叩谢站立。圣天子便说：“我今有书一封，汝二人可取去本省庄巡抚投递，便有安身之所。你见了庄大人，便说我二人明日又往别处探友去了，不用来此。”二人接了书信，叩谢而去。先回至山中，与众人说知，你等紧守山寨，待我二人有实任职缺，即当来叫你等共力报效朝廷。黄、张二人吩咐一番，即动身上路。非止一日，来到巡抚衙门，投递了书信。少时有人出来呼他人去。二人便整衣进去，见了庄大人便叩头，拜罢起身，立在一旁。庄巡抚先问道：“那高天赐今果在王家庄否？”二人说：“今这高老爷又已往别处探友去了。他说见了庄大人，说他不久回京，不用到来寻访。”庄大人就命二人坐下，黄、张说：“大人在上，小的怎敢就座！”庄有恭说：“不妨，你识高天赐是何人？”二人齐声说：“他道是刘丞相门生。”巡抚大人说：“那高天赐是当今天子。偶下江南，游过此地。”二人听了，望天谢过圣恩起来。庄有恭问说：“你在松江府打死人命，今落身山寨，幸得圣上令我销

了此案，即依旨意拿了松江府监候，再拜本进京，听候部复发落。现今无甚缺与你二人，可暂补巡城守备，俟有功于国，另行升赏。”二人大喜，谢恩叩头而去。于是庄大人把松江府拿了监候，另委简府补上，即销了黄天佑之案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圣天子见黄、张二人去了，皆是欢喜，又得了此两个武将，如此忠勇，乃实对王安国说：“仁兄以我为何如人？”安国说：“文武兼全，是个贵公子也。”日青说：“此是当今仁圣天子。偶游江南至此。然不可声传于外，以防人暗算。”众人听罢，一齐跪下，山呼万岁，叩头不已，口称死罪。圣上说：“不知者何罪之有。我有一言，欲与王兄共论，未知允否？”安国说：“万岁有旨，定当从命。”“我今命你为媒，欲要柳员外之千金燕姑，望为速往作伐。”于是王安国一力担承，即往柳员外处，说知此事。员外听罢，十分喜悦，说：“怪不得我生女时有飞燕入怀，故而名燕姑。今日果有此兆。”即命人请回小姐，乃同王秀才来至王家庄，见了圣天子，纳头便拜。安国代说：“此即柳春晖也。”春晖拜罢起来，道：“得圣上不嫌蒲柳之姿，上配龙姿，实为欣幸。恐小女粗鄙，不堪伏侍。”圣天子曰：“朕意已决，毋推辞。令媛文才武艺容貌俱佳，何陋之有？今封你为国丈之职，待回京后同享荣华。”柳春晖谢恩而起。又赐王安国举人之名，一体会试，并赏加五品衔。安国叩头谢过，又启奏道：“今日黄道吉期，请万岁与柳小姐过府成亲。”大张筵席，鼓角喧天，说与人知，是刘丞相京中的门生，大世家的公子。

且说圣天子在柳府住了月余，又思回朝，恐怕太后盼望，乃吩咐王、柳二家道：“朕今暂住别处，不日回朝，即当来接二家人眷。”王、柳二人苦留不住，只得送别而退。于是，圣上与日青或游或玩，渐渐回京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痴情公子恋春光 美貌歌姬嗟命薄

却说圣天子与日青别了柳家庄，一路往别处游玩去了，暂且按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下不表。乃说镇江有个客人，姓李名修，号毓香居士。喜谈古今圣贤兴废，奇文异录极其有味。或自晨至夜，津津不倦，甚至忘餐废寝，皆如是也。一日，说蓬莱山云梦岩西去三十里，有一座三宝塔，乃是大罗仙所建，至今数千年，仍是辉煌夺目，鸳瓦依然，雕梁不坏，真是仙家妙手，故年湮世远亦居然不变也。今已浮没无定，非有仙气者，不能到也。上一层安着一位如来佛祖，中一层立着一位通天教主，下一层安立一位太上老君。初时乃是众仙聚集其间，后来朝朝引动游人，不免褻渎，故那班真仙少有到来。于是众人见仙踪已杳，看看不甚热闹，甚至香烟亦为之绝，此亦气数地运与人运同焉。暂且不提，后来自有交代。

且说江苏有三个世家公子，皆是富户王侯，原系福建人，祖上是个侍郎出身，姓黄名世德，因其祖有功于国，故三代皆袭荫。然世德生喜清闲，而且家财百万，不袭世职，闲散在家。夫人李氏，单生一子名唤荣新，别字永清，年方二八，才貌双全。更学得丝管吹弹，俱皆清妙。

永清本是世家公子，因父母憎其懒读诗书，视功名为无用，故未与他结婚。乃与本城二个世家子相善，一个是姓张名化仁，字醴泉，祖上是粮道出身，一个姓李名志，字云生，父亲现做御史之职。三个年纪不相上下，家当俱是一百八十万之称，把功名二字都不放在心内，挥金如土，三人结为生死之交，真是如胶如漆，日日花艇酒楼，逍遥作乐。父母钟爱非常，不加拘束。然三人虽是世家之子，全不以势力欺人，极其温婉，而且满腹经纶，俱是翰苑之才。三人每在一个勾栏出入。那院为一都之胜，坊名留春洞院，号天香阁，起造得十分华美，如广寒仙府一般。楼分三层，那歌妓亦分三等：头等者居上一层，亦有三般价例，若见面留茶，价金一元；若陪一饮，价金十元；至于留夜同欢者，价金三十元。往来俱是风雅之士，到此必歌一曲，赠一诗，或遇那些大花炮一肚草，则套言几句而已。故上一层到者，都是那些风流才子，贵介宦家者居多。第二层乃是行商坐贾者所到，价照上一层减半，其妓女等亦次于上的。至于下一层，不过是那工人手作船户之流，贪其价轻，难言优劣矣。一日，黄永清与张、李二公子同到天香阁耍乐，那永清素所亲热上个名唤绮云，

生得天姿国色。而且琴棋书画，无所不精。年正二九，推为一院之最。看他那：眉如新月，眼比秋波，唇不点而红，面不涂而艳。纤纤玉指，恍似麻姑，窄窄金莲，宛如赵女。行来步动轻扬，若迎风之弱柳，呵处结成香雾，如经露之奇花。翠袖中惊鸾，罗裙中飞燕。梳就蟠龙之髻，插来蝴蝶之钗，敛衽则深深款款，低声则滴滴娇娇。

那张生亦相与着一个名瑞云，年方十七岁，生得雅淡风流，轻盈体态，生平最好淡妆，因嫌脂粉污了颜色。而且专好着白衣裳，好似一朵银花依雪下，九天碧月落云中。袅娜多时，销魂动魄，虽木石之人，亦当有意。那李生亦恋着一人，名唤彩云，声色与绮云不相上下，年正十五。三人均居顶楼，至相亲爱，结为金兰姊妹。惟愿今日各人跟着一个情义人才为望。今见那三位公子都是情投意合，同订永好。是日六人坐下，丫环献茶毕，黄生说：“今日暮春天气尚寒，趁此饮数杯而饯春，可乎？”张、李都说：“妙，妙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去园中向花边树底饯春一番，小饮一巡，然后再到楼中共乐。”于是先到园来，但见园中摆设得极其华丽，奇花异果，非时所有；玉树瑶盆，非凡间所见。正百花盛放之时，万卉齐芳之候。绮云的丫环名唤待月，瑞云的侍女名唤春桃，彩云使婢名唤杏花。三个丫环都是生得俊俏美丽，好似一群仙女下凡。移时摆上美酒鲜果，六人入席共坐。绮云靠着黄生，瑞云、彩云各倚着张、李二生。三个丫环都在旁站立伺候。酒过三杯，黄生说：“如今只是滥饮，太慢送春之事了。莫若将此桌子移向桃花树边来，再换过一筵，然后赋诗钱赠花神，你道好吗？”众人说：“此正风雅士所为！”即吩咐供养香花红烛一桌，摆着文房四宝，以纪饯春之句。不一时，华筵已设，美酒频斟，饯春已毕。永清说：“今各人有意怜春，故向春花送别，或做一首诗，或歌一阕词为妙。就以送春为题，做得贴切，赏他三杯；做得不好，罚依金谷之数。”各人都依了，便请黄生先起。永清说：“今日就以我为先，乃作了一首‘送春记’：

惟春既暮，饯春宜勤。春色将残，春光易老。桃李含愁，恨春情之不久；海棠低首，叹春景之无多。春风狂兮落花满地，春雨乱兮飞絮随波。恼莺藏兮不语，防燕掠兮生悲。蝶使飞来，都叹春光薄幸；蜂奴频到，同嗟春色无情。另七言一句，以一春二字为题，以

作酒底，乃说了一句道：一春无事为花忙。乃饮了三杯。

其后就到张生。正欲开言，忽想，你二人是对天生的，自然一对咏了。看看绮云道：“快吟罢，免阻我等。”绮云答道：“君等皆玉堂金马之人，自当我妹妹后当附骥为是。鄙俚之词，恐污慧听也。”张、李二生坚请之，绮云只得先念酒底道：一春无暇懒梳妆。之后乃续其歌曰：

天生奴兮何飘泊，地载奴兮何贱作！父兮生我何艰难，母兮鞠我何命薄！恨海难填兮万里，愁城难破兮千壑。嗟鹄泪之难干，叹莺喉之每咽。花前对酒兮强乐，帐底承欢兮奈何！望多情兮勿负，愿知己兮哀怜。

歌罢，满府为之不乐，勉强饮了三杯，便道：“奴命似春花，故将奴之心事而作钱春。今应至张郎矣。”张生更不推辞，便道：一春愁雨满江城。语罢，许久不言。众人道：“快念下去！”因笑道：“莫话满城风雨近重阳，为催租人所止也。”张说：“不然，各有所思，迟速不同矣。”彩云说：“所思何事，不过是倚着瑞云，兴情勃发是真。”瑞云啐道：“本是姐姐心热，欲在筵前先传暗意，以图便之故耳。改把些支离语抛在别人身上来。”说着大家笑了一回。彩云道：“莫来阻住你的情郎！”于是张牛顺口念道：

一闻春去便相思，可惜桃零与李飞。流水无情嗟共别，落花有意恨同悲。花愁柳怨须当惜，酒绿灯红却别离。容易钱春今日去，明年还共慰相知。

道罢，三杯已过，应至瑞云了。彩云说：“瑞姐姐素称多愁多恨，有致有情，必是大有议论了。”瑞云道：“你不必大言压我。待我快吟罢！”彩云说：“我不是压你！”众人道：“不要笑他，快等他念！”于是瑞云念道：

杨柳含愁，海棠带怨，日日为春颠倒，甚得旧恨新愁，都是伤春怀抱，总是蝶梦凄凉，莺魂惨切惨切，惨切何时别？

于是念酒底道：一春无计共留花。彩云道：“果不是多情多恨，情絮纷纷，真是有女怀春，张郎惜之也。”瑞云笑而不言，双眼瞅着张郎，别具一段风流情致，娇姿无限，可对众言。

应至李郎了，于是云生即道：

宝瑟弹兮开瑶筵，瑶笙弄兮擎翠袖，餞春归兮美酒，留春光兮金波。悲春去之速兮浓桃艳李，怅花香之谢兮惨绿红愁。人悯春而生感，春别人而不怜。莺声婉转唱送春歌，鹃语凄凉洒离春泪。

可知物犹如此，而人岂无情乎？道罢饮了三杯，念酒底道：一春慢扫满园花。

后至彩云，彩云乃先饮了三杯，先念酒底，后吟诗，乃曰：一春蝶梦到蓬莱。瑞云道：“你是真果梦到蓬莱，看来你久后必能成仙，故有此奇梦了。实有奇骨者，李郎不用多想也。”彩云道：“你如此多事，我就不吟了。”说罢，总不出一语。瑞云趁势道：“今未有人被罚过，刚刚至尾，正遇着罚，该饮三大海碗。”彩云不肯，无奈，被众人拗不过，只得硬饮了。移时，芙蓉面赤，柳叶眉颦，皓齿微开，慢慢吟道：

春情易写，春恨难填。春水多悉，春山空秀。蝶梦谁怜，惟春光之易去，花魂谁吊，嗟春色之难留。从此杨柳生愁，桃花散魄，肠断海棠花下，心悬芍药栏边。千愁万恨因春去，万紫千红共恼春。即普天之下人物皆然。哀哉痛哉！

吟罢，各人称赞不已：“此语较我等更为痛快，真是普天之下，莫不因春光之易老而生悲感焉！确然妙论！当以锦囊盛之！再饮三大碗为是！”彩云不肯，说：“饮小三杯已足了！”各人立请饮三杯。于是入席，三杯已罢，忽听得芙蓉花下咯喇一声，不知何事，吓得众人正待起身，未知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蕴玉阁狂徒恃势 天香楼义士除顽

话说黄生众人正在吟罢酒令，忽听得芙蓉花下一声响亮，不知何故，吓得众人欲走，乃见一个白须老者从花底出来，年可七十余岁，生得童颜白发，飘飘有神仙之状，拱手道：“老汉乃司花之神，感君等至诚祭奠，怜香惜玉，以餞春归。故至诚感格以至吾等，受鉴无可以报，欲救若等脱离苦海，免在尘世中如此碌碌无奇也。”众人闻言，惊魂方

定，知是神人，齐齐合掌下跪，口称：“神圣降临，望求超拔弟子等男女众人，离了人间尘世，情愿打扫仙真洞府，也是欢喜的。未知神圣可肯收留否？”神道：“现下当今天子下游此省，不久便来到这里。你等须当有危则扶，有急则救。若是见了高天赐，便是。众人当牢牢紧记，不可错过。”说罢，一阵香风就不见了。各人惊喜交集，向天再拜叩谢。又向花前各各拜谢已毕，复上楼来，开怀畅叙。正欲再行重整杯盘痛饮，大醉方始收杯，忽听得楼上西边对面蕴玉阁酒店饮得大呼大笑，再后又闻打喊之声，不知何故。原来是一班恶少在此藉酒闹祸、打架，往往如此。为首的是本地上一个土豪，姓区，名洪，混名飞天炮。有些家资，请教师学得三两度拳棒，便与一班亡命随处滋事生端。因到此酒店小酌，为争座位，便厮打起来。原来他初上楼来，已先有人坐了中座之席，他后到，欲换此座，刚遇了一个硬汉，不肯换他，故口出不逊之言，乃欲恃势欺人，正在吵闹之时，适遇圣天子与日青偶游至此。闻人打闹之声，便上楼来，意欲看出不平，乃下手相帮。听来原是那区洪不合道理，已自早抱不平。后至见他动手把那汉乱打，无奈那汉独自一个，竟无帮手之人。左右行看之人，又怕那区洪之势，俱不敢出言拦阻。日青在旁边忍不住上来，把那些亡命一个个打得东歪西倒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如风卷残云，下楼如飞去了。那汉向高天赐与日青之前纳头便拜，说：“多蒙搭救，感恩不浅。请问二位客官高姓尊名，必不是这处人氏，请道其详！”圣天子答道：“我乃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赐，与舍亲周日青来此探亲，因平生好打不平，故遇有逞恶欺人者，便打之。今见足下一表人物，定非下俗，故叫舍亲相助，打得那班狗头一个个逃走去了。看来真是无用，却还恃势欺人。请问足下贵姓大名？”那汉道：“在下姓王名润，是做绸缎生理。因午后无事，到此一饮。吾先到此间，自然是拣那好位正座，不料此人当众欺人，要小弟让此座与他。小弟不肯，他就拳脚交加。幸得二位到此搭救，实为恩幸。小店离此不远，请二位到小店一叙，幸勿推却。”圣天子道：“小小事情，何须言谢！足下既是如此美意，亦当依命。”于是与日青、王润，三人出了店门，来至绸缎店中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，王润即吩咐备一桌美筵，留下二人共酌。于是三人施礼入席。酒过数巡，王润开言说：“二位客官既是好游，

明日共去一个好处去。”是夜酒罢，留二人在店过宿。明朝用过早膳，带着一个小童，与高、周二人来至天香阁。刚刚是日黄水清等众人又在此畅饮。原来此分东西南北四楼，俱起造得一样。一楼上可容十数席，任是数十客到此，亦觉宽展舒畅的。圣天子、日青、王润即在南面楼坐下，那些粉头便打扮得娇红嫩绿，燕妒莺羞，施礼已毕，入席高谈细酌。一个名唤瑶姬，一个名唤彩姬，一个名唤丽姬，三人都是年不上二十，生得才貌惊人，丝桐精妙，自不必说。酒已数杯，遥闻西楼上饮得极其兴闹，细听原是黄永清这一班在此畅饮。且说众人正在强劝彩云饮酒，彩云说：“列位先饮，妾当后陪就是。”李生说：“请卿快饮，再有妙谈！”彩云因被迫不过，只得一气饮了三大海碗。众人拍掌大笑道：“痴情婢子，看他必待李郎强之乃饮，可见钟情之极了！”说罢，彩云桃腮晕赤，急道：“今被你等逼我饮了三大海碗，又来取笑，侍儿快换上一桌酒筵，待我行一个大大的酒令，以消此恨。今日三位公子与两位姐姐并未饮过多盏，妹子摆下一桌在此，与列位再豪饮一场。如怯者，不算酒中英雄！”说着，大家齐道：“更好！众人因见他饮了数次三大碗，今又见要出令，十分喜悦，欲想他喝醉了时好再为取笑。不一时，丫环摆上酒菜来，连椅桌都换过，看他摆得：琼楼可比蓬莱岛，玉宇反疑是广寒。中间摆着一个南京榻雕儿檀架，着些新诗、古画、金筒云笺；两边粉壁上挂着名人字画，梅兰竹菊；左边摆着一对醉翁椅，右边摆着一张贵妃床。楼前短栏外放着数盆异草奇花，芬芳扑鼻。中间吊着一盘小鳌山，四面挂着六角玻璃灯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桌上早已摆着那瓜果小碟上来，于是六人一齐入席，丫环两边伺候着。其时天色起更，一轮明月早挂天边。丫环再点起席上蓬花灯来，极其有趣。酒过三杯，彩云即命秋月拿令筒来，摆在席中，又拿骰子来，各人先掷一手，掷得红点少者，请先拔签筒之令；如无红点者，先罚他一大海碗。如掷得有红点，不拘多少，都要一个牌名说出来。于是永清先掷。把骰子一撒，掷得五个二，一个么，便道：“这个叫做北雁朝阳。”后至张生，掷得一个么，一个五，四个三，这名叫月明群鹤守梅花。李生掷的是三个六，三个四，这个名唤红云散就那边天。

那绮云掷了五个么，一个四，乃道：“我新改一个牌名你听。”众人